

◆ 漫游湘西南

被鸟雀耕种的木房子

楚木湘魂

骑着摩托车往山上冲的感觉,像岩鹰掠过长空,像流星划过苍穹。七月的暑热在转过某个山头后消失殆尽,山花渐渐覆盖了山坡,人间四月天的幻觉直逼过来。

小天鹅在后面扯着脖子喊我:楚木,慢点!慢点!

小天鹅和雪峰山都是标准的纯爷们,楚木则是个不太标准的老娘们。还有一位姓谢,没问生辰八字,不知道是谢兄还是谢弟,姑且叫谢兄吧。我们的共同点是对草木山川一往情深,是故意遗忘时间的老孩子。

“紫色的是什么花?”

“荆条。”

放到鼻子旁一闻,真香呐,不如叫勾魂草,真想抱一捆回去装饰一下我的“狗窝”。

“白色的是什么花?”

“打屁柴。”

呸,这么臭烘烘的名字,屈死这些花仙子了。

小天鹅说,打屁柴这种灌木,晒干了烧火的时候,会发出一种类似打屁的声音。祖先们取名字,总是有他们的道理和根据。鸡屎藤的叶子揉烂了,有和鸡屎一模一样的味道,可入药,也能吃。

打路边一望,山底下的院落成了掌心中的小鸟窝。山风凉得像水,硬化路已经成穷途,我们要冲过一段被雨水冲刷得坎坷不平的毛坯路。楚木技术不够好,但胆量绰绰有余,勇猛地冲上去,差点被柴苑给掀翻了。摩托车的声音,惊动了生灵们的安逸。放养在山间的黄牛拔腿就跑,跑远了又跟上来,像李清照笔下的女孩子: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

弃车步行之后,腿的力度完全跟不上斗志,我走得颤颤巍巍,有时候还得咬紧牙关。谢兄紧跟在我后面,急得抓耳挠腮,弃我而去觉得不够仗义,跟着我走又嫌磨磨唧唧,像脚底生了疮似的。

山中有一块三角形的界碑,一面朝激浦,一面朝隆回,一面朝新化,是一脚踏三县之地。我们在此装横刀立马,横槊赋诗,然后挺进溆浦县中都林场。

山谷中的花是真得多,多得超越了春天,多得像闯入了花果山。空气甜如蜂蜜,醇如米酒。除了紫色的荆条,花大多是素白的。

行约五六里,幽深的山谷骤然展开,四面山峦挪了挪,腾出一个方圆十余亩的空间。西边一座房子,孤零零地蹲在那儿。一看那四扇两层的格局,用碎石头垒成以抵御野猪侵袭的菜园,大费周章从山上引

来的泉水,一定是做足了一辈子乃至下辈子在这生活的准备。可是,人呢?

杉树皮覆盖的房顶,积起了树叶和雨水,长出了几寸深的苔藓。鸟雀啄来了种子,东丢一颗,西丢一颗,草长出来,灌木长出来,一些开了花,一些挂了果,稠密的叶子或杉树皮中间安了鸟窝,房顶就成了一个原生态的花园,美丽且苍凉、古朴且寂寞。

此去前后十里都杳无人烟,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烧火做饭,喂猪养狗,过与世隔绝的生活?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迁徙?

堂屋只是用竹竿作了象征性的门闩。我自谓不是君子,就长驱直入了,拨了神龛上的野鸡毛,以作纪念。厢房上了锁,门缝里窥去,鸡笼完好,量米的竹升子未霉,主人似乎离去不过一年半载。

小天鹅说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,偶尔会在这里住一两天。他是这座房子的主人吗?还是受了谁的托付,替人看守房子?我专门带了纸笔来,听他讲故事,可是偏偏遇不上他。

雪峰山也带了纸笔来,他善画,以画谋生。可是此地没有一个山花一样的姑娘,站在青苔覆盖的木槛边,供他仔细描摹。

◆ 六岭杂谈

做一名好老师

刘凯

二十年前,我大学毕业,分配到离武冈市区有两个小时车程的武冈六中。记忆中,报到的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,山路泥泞不堪,小路蜿蜒,好像无穷无尽。那天,我晕车十分厉害,一路呕吐,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一样。

武冈六中座落在一处丘陵环绕的小盆地里,交通极其不便。连续一周,这里都在下雨,乡村的小路被浸泡得软胀,冷冷的秋风也比往年更早来到。下了车,我打着伞独自走着,饥肠辘辘,风声催促着寒气,山岗与雨水浓得化不开。

开学的第一天,我在学校的操场上打篮球。正午的阳光火辣辣的,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,一个人在操场上跑来跑去。这时,一位老奶奶挑着沉重的行李,带着她的孙女从校门口走了过来。老人家大约60多岁吧,只见她黑瘦的脸上正流淌着汗珠,时不时的一个趔趄。

走过操场的时候,老人家茫然地往教学楼一望,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:“唉,这么大的学校,到哪里去找人办手续啊!”说完,老人家

不时地朝我这边看,欲言又止。我不明就里,就走过去问:“老人家,您有什么事吗?”见我主动搭腔,老人家又惊又喜,连忙回答:“我不识字,你能告诉我怎么去办报到手续吗?”

我说:“可以呀,快跟我

来吧。”说完,我顺便接过老人的担子就往前走。老人见我如此热情,也就不再拘谨,慢慢地跟我聊起来。

原来老人家是邻县洞口黄桥的,她儿子和媳妇都在广东打工,只好亲自送孙女来武冈读书,因为对武冈六中一点都不熟悉,所以心里很是着急。

我一边听她说,一边带领她去办手续,不到半个小时,所有手续就完成了。正要离开,不想老人家一个劲地拉着我的手说:“这次真搭帮你了,真搭帮你了。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吧?”我没有做声,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老人家的眼睛立即发亮,只见她提高声音对我说:“好老师,你真是个好老师呀!”说完,她一步一回头地往校门口走去。

啊,好老师?老人家这样一句不经意的话,竟使我这几日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。“好老师”三个字,老人家虽然只是脱口而出,可在我听来竟然如此的悦耳。我还从未上过讲台,却收获了如此高的赞美,又怎么不开心快乐呢?我感觉很神奇,原来做一个好老师竟如此容易。

直到现在,我还经常回忆起那位老人赞美我的情景,她让我深刻体会到教育工作者的真正使命,体会到爱和给予在人内心深处的价值。其实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好老师,只要你能对学生有一星半点的扶持,尽自己所能给予他们希望,你就是一个好老师。



易江波

也许是曾遭过早,从小就喜爱雨,尤其喜爱夏雨,她给我的形象和记忆永远是最美好的。

夏雨有雷厉风行的性格,她不像春雨的缠绵,秋雨的苍凉,更不像冬雨的肃杀。她有一副热心肠,性子火爆,情绪激昂,疾来骤去。有时连一点预告也没有,当你还来不及思索,豆粒般的雨点就打了下来。你正想躲避,忽地一阵风来,她又散去了。苏轼《望湖楼醉书》诗云: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,望湖楼下水如天。”墨汁似的乌云还没把山遮住,白亮的雨点就如跳动的珍珠杂乱地溅落船上。忽然一阵大风吹散乌云,刹时雨过天晴,湖水像晴朗的天空一样明净。

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夏天下大雨,喜欢她在屋盖上叮叮咚咚的敲击声,喜欢她在大地上的唏哩哗啦的渲泄声。我们几个小伙伴向雨雾中冲锋,簇雨从头顶淋到脚跟,感到凉凉的、冰冰的,好痛快,好舒服。我一边跑一边张着嘴巴让雨点弹进嘴里,清清爽爽的,觉得有丝丝的甘甜,身上淋得像“落汤鸡”似的。不管那么多,在夏雨中穿梭实在好玩,实在够味。

夏雨没有小家子气,她有纵揽天下的襟怀,寥廓江天,任由泼洒。她的出现,还常带着轰隆的雷声和划破长空的闪电,撕开乌云,哗啦啦瓢泼而下,若银河倒泻,沧海倾盆。南宋华岳《骤雨》诗云:“牛尾乌云泼墨浓,牛头风雨翻车轴。怒涛顷刻卷沙滩,十万军声吼鸣瀑。”浓墨般的乌云尚在牛尾上空,牛头边的风雨便如车轮滚动般倾泻而下,声如十万大军呼喊。大雨在人行道上留下一个个逗号、句号、省略号……大雨能洗涤大地的污迹,给行人带来几多清新、几多舒爽。还有,当大雨过后,眼见绚丽的彩虹从近处的丘岗凌空而起,直弯向远方的天空,勾起人们几多幻想。

夏雨有心系万众的操守。夏雨不是无情物,她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全部奉献出来,大地因她而丰满,山川因她而激荡,森林因她而葱茏,花草因她而芬芳。因为有了夏雨,田苗得以滋润。唐李中《夏云》诗云:“如峰形状在西郊,未见从龙上沈廖。多谢好风吹起后,化为甘雨济田苗。”也因有了夏雨,果园得以丰收。唐樊珣《仲夏》诗云:“江南仲夏天,时雨下如川。卢橘垂金弹,甘蕉吐白莲。”夏雨不仅润苗壮果,还杀暑驱热,涤除烦恼。古人云:“清风醒脾胃,快雨破烦心。”这快雨自然不是指小雨,而是淋漓大雨。

感谢多情的夏雨给了我清凉,给了我快慰,给了我美好的享受!



农家 雷洪波 摄

◆ 岁月回眸

记忆深处两只鹅

蒋晓辉

父亲教我读“白毛浮绿水,红掌拨清波”的时候,我还没有见过鹅。见到活的鹅,是那年跟母亲到姨妈家的时候。鹅,哪里是鸭子可以比拟的?鸭子走路瘸了腿似的,而鹅不同:除了声若洪钟,走起路来虽然也是两边摆动,但怎么看都像是踱方步的将军!

我爱得不行,很想摸摸它光洁的羽毛,特别是它那头顶上红色的肉冠。虽然,姨妈一早就告诫我:“别惹它们,会咬人的。”我还是没有忍住,结果自然是被鹅啄得手臂发青!好在母亲就在旁边,捡了根柳条狠命打鹅。没想到那鹅根本不怕,只顾伸着头啄向母亲。母亲没法,丢了柳条,抢了我就跑,她的腿还是被那只高傲的大白鹅啄了一口。回家的时候,姨妈送了我两只小鹅崽!

那时候我们家很穷,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,我们家的鹅就只有吃青草了。父母都要参加集体劳动,牧鹅的任务自然就到了我的头上。我带着鹅,到溪边吃草,鹅陪着我,到村头读书。

有一天,记得是端午节,母亲宰了家里唯一的一只鸡,招待外公。我拿着鸡腿坐在门槛上啃,当然带了向小伙伴们炫

耀的意思。邻居家的狗很羡慕地看着我,趁我不注意,就扑了上来,要吃我手上的鸡腿!我一惊,鸡腿掉到地上。好在我的大白鹅正在旁边,嘎嘎叫着将邻居家的狗赶得远远的,然后一左一右站在我的面前。鹅除了帮我赶走狗,还曾帮助生产队捉贼呢。

那年遇到旱灾,收成不好,国家特别给我们这些生产队返销了一些粮食。队长带社员从二十几里远的镇里将粮食挑了回来,因为天黑,来不及分到每家每户,就暂时锁在离我家不远的保管室里。没想到半夜的时候,我们家的鹅拼命地叫唤起来,父亲以为有贼来偷鹅了,悄悄穿衣起床,要去捉贼。还没穿好衣服,就听队长大喊:“捉贼啊!捉贼啊!”父亲赶到的时候,好几家都有人起来了。队长说:“两个贼痞子,穿黑衣服!”还有什么好说?大家都起来,把粮食分到家里去。

说起这次保卫集体财产,我们家的鹅是立了大功劳的,很久以后,队里的大妈大婶还对它赞不绝口。但是,没想到秋收一完,公社就发通知,要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。

母亲最先想到的是将两只鹅转移到

她娘家去,但很快就打听到消息:哪里都一样!最后母亲对我们说:“将鹅关在床底下的地窖里,别人问了死都不能说!”我知道这关乎两只鹅的性命,就咬着牙拼命点头。可是,鹅会叫唤啊!特别是那只公鹅,叫声还很有穿透力!即使在地窖里,它们的叫声,依然可以让经过我家附近的人清晰地听到。父亲没有办法,最后在我们的哭泣声里,将家里那把钝钝的菜刀,伸向那只长得像将军一样叫声洪亮的公鹅。

是我们家刀不够锋利?是父亲双手的力量太小?还是公鹅求生本能太强?总之,公鹅在脖子被父亲割开一道口子后,挣脱父亲的手,血淋淋地跑出了院子。我们全家人都追了出去,那鹅却似乎有了神助,竟然腾空飞起,飞向远方的田野!我们追过去,已经无影无踪。

奇怪的是地窖里那只母鹅,从此不再叫唤,不吃不喝,最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母亲只好在每天做饭的时候,舀出一些米汤,捏住它的嘴巴灌进去。大约二十天之后的一个晚上,沉溺在对两只鹅的悲痛中的我们,竟然又听到了鹅的叫声!父亲说:“出去看看。”一会儿,父亲就回来了,身后竟跟着那只父亲杀过一刀的公鹅!

母亲连忙端了煤油灯过去,父亲颤抖着双手,去抚摸公鹅脖子上的伤口。我急忙去看地窖里的母鹅,眼前的景象更加让我惊奇:那只已经倒地不起的母鹅,竟然站了起来!